

河东风物

吕庄水库

“一库清波连三县，千秋功业系万民”

支望华

坝基里的年轮

站在吕庄水库主坝极目远眺，涑水河与沙渠河在天际线处交握，如两条碧色绸带，温柔绾起闻喜、夏县、绛县的塬地。1958年深秋，当第一锹黄土叩击坝基时，没人能预料，这片曾被旱涝反复撕扯的土地，会在两年后托举起一汪能盛下日月的清波。

93版《闻喜县志》里那些精确到小数点的数字，裹着太多温热 的故事。878.6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，是三县百姓用草鞋丈量过的家园；560万个工日，是无数双布满老茧的手，在寒来暑往中垒起的时光刻度；16.3米的主坝高度，恰好与当年民工肩头扛起的希望等高。晋南专署水利局的吴朝健、王子谦在图纸上勾勒坝体曲线时，或许未曾想过，笔下每一条墨线，都会成为后来者仰望的精神等高线。

闻喜县档案馆那帧泛黄的施工照总在眼前浮动：数百名民工在工地上排开长龙，镢头刨土的钝响、独轮车奔跑的轱辘声、木架上夯土的号子声，仿佛能穿透相纸——“夯土要夯牢，子孙不受涝”“搬石要搬稳，世代享太平”。照片边缘题着“1959年元旦”，让笔者想起白居易笔下“足蒸暑土气，背灼炎天光”的劳作场景，只是此刻的汗水，不为一亩三分地的收成，只为让千百亩土地从此与水患诀别。

工地上的故事总带着泥土的香甜。夏县民工李大爷曾摩挲着茶杯沿告诉笔者，那年冬天，冻土硬如铁块，镢头落下只留个白印。大家就抱来柴火烤化表层，趁热开挖，手冻裂了抹点猪油，脚肿了裹层草绳继续干。“有一夜，大雪压塌了草棚，我们围着篝火坐了半宿，天亮照样上工。”他指尖的老茧蹭过杯沿，像在触碰当年冻土的冰凉。

绛县来的王大叔眼里的夏天，是“夯板晒得能烙饼”的灼热。“有人中暑倒下，灌碗绿豆汤又爬起来了。女人们组建了‘铁姑娘队’，推土车不比男人慢，工地上的口号能掀翻日头——‘男人能干的，我们样样行’。”那些被汗水浸透又晒干的粗布衣、磨穿了底的布鞋、在夯歌里沙哑的嗓子，共同垒起712米长的主坝，也垒起三县百姓共有的精神堤坝。

清波里的光阴

1960年6月，当第一股水流撞开涵洞涌入库区时，工地上的欢呼声响彻条山。据资料记载，那天溢洪道还没装闸门，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想象它未来的模样——24米宽的水道，终将成为调节旱涝的呼吸；11立方米/秒的泄量，是给大地的温柔脉搏。阎养正、李忠义这些建设者站在坝顶，看着浑浊的河水慢慢清亮，眼里的光比水面的碎阳更炽烈。

水库初成的那些年，是涑水河流域最安稳的时光。6.23万亩灌溉面积，在图纸上是枯燥的数字，在农民眼里却是“麦浪翻滚到天边”的实景。有老人记得，1972年大旱，吕庄水库开闸放水，渠水过处，蔫了的玉米叶三天就支棱起来，“那水流过田埂的声儿，比戏文还中听”。笔者不禁想起《诗经·大雅》里“池之竭矣，不云自频”的古老叹息，而吕庄水库的存在，正是让这样的叹息成了绝



▲吕庄水库今貌

响。

5000亩养鱼水面，曾是孩子们的梦境。清晨的库边总有钓鱼的老人，鱼竿一甩，水珠在晨光里串成珍珠。他们说，这水里的鱼格外肥嫩，“喝的是三县人汗水泡过的水”。300亩宜林面积后来栽满杨柳，风过时树叶哗哗响，像在重播当年的夯歌。对闻喜城而言，水库更像颗定心丸——它悄悄补给的地下水，让城里的井从未干涸，灶台上的茶壶总能烧开生活的暖意。

水库管理处那本泛黄的施工日志，某页用红铅笔写着：“今日完成土方3200立方米，夏县民工超额，奖红旗一面。”旁边画着歪歪扭扭的小红旗。另一页记着：“绛县王铁匠，捐出家藏铁器打工具，分文未取。”这些细碎的字迹，比总库容3832.92万立方米的数字更能触摸历史的温度。

堤坝上的传承

岁月总在不经意间刻下皱纹。后来上游建库、井群林立，吕庄水库的水位渐渐回落，像位不再壮年的汉子，慢慢收起当年的豪情。但站在5262米长的副坝上眺望，仍能感受到它的厚重——坝顶的草枯了又青，重复着当年的誓言；坝体的泥土结了又松，始终保持最初的弧度。那些为它付出的人，有的已化作黄土，有的鬓发染霜，可只要说起“吕庄”二字，眼里总会泛起当年的光。

去年夏天，笔者于水库边遇见一群年轻人在测量坝体。领头的小张是闻喜人，爷爷曾是建设者。“爷爷总说，修水库时三县人不分你我，夏县送门板当模板，绛县带口粮救急，闻喜把最好的工匠都派来了。”他指着远处的溢洪道，“那三孔电动闸门是后来换的，底下的混凝土基础，还是当年他们一钎一镐凿出来的。”

库区纪念碑上的铭文透着刚劲：“吕庄水库，三县合建，万众一心，功在千秋。”字是后来刻的，笔力却与当年的夯歌一脉相承。守库老人说，每年清明都有三县百姓来献花，有当年的民工，也有他们的后代。“夏县有位老太太，每年都来看看‘救命的水’——她小时候家里总被淹，水库修好后，再没逃过荒”。

这让笔者想起范仲淹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襟怀。吕庄水库的建设者或许没读过这样的句子，却

用双手践行着同样的信念。他们战天斗地，不是为征服自然，而是为与自然和解；他们披星戴月，不是为留名青史，而是为让后来者能安稳地看月亮。恰如管理处门口那副对联：“一库清波连三县；千秋功业系万民。”

水脉里的乡愁

暮色中的吕庄水库，像块巨大的碧玉嵌在涑水河谷。主坝轮廓在夕阳里渐趋柔和，副坝与南同蒲铁路并行的曲线，如两条平行线——一条载着货物奔向远方，一条守着清波滋养故土。大涵洞的压力钢管里，水流声均匀如心跳，那是水库在对土地低语：我在这里，从未离开。

资料里的数字依旧精确：防洪库容2823.2万立方米，是给大地的安全垫；兴利库容1237.69万立方米，是给岁月的储蓄罐；死库容50.8万立方米，是留给未来的念想。这些数字背后，是三县百姓共有的记忆——闻喜人记得开闸时的欢腾，夏县人记得渠水进田的滋润，绛县人记得夯歌里的乡音。

坐在坝顶草地上，看月亮从条山背后升起，碎在水面成一片银鳞。忽然懂了，吕庄水库从来不只是水利工程。它是三县人民用团结浇筑的纪念碑，用汗水写就的史诗，用初心酿出的乡愁。那些曾经的严寒酷暑，早已化作清波里的暖意；那些战天斗地的身影，早已成为堤坝上的年轮。

远处火车鸣笛与水库水声交织，像首古老的歌谣。建设者说过：“水是活的，它会记得每一个为它付出的人。”是的，吕庄水库记得——记得1958年深秋的第一锹土，1960年夏天的第一声欢呼，无数个晨昏里添砖加瓦的身影。它也会让后来者记得：这片土地上，曾有群众用最朴素的信念，干成了最伟大的事业；用最卑微的姿态，站成了最高大的风景。

夜深了，水声愈发清晰，像在诉说。那声音里有吴朝健图纸上的线条，李大爷冻裂的手，“铁姑娘队”的笑声，三县百姓共有的心跳。它会一直诉说下去，如涑水河般奔流不息，让每个经过的人，都能在清波里看见那些闪闪发光的岁月，看见那些永远年轻的精神——而那些精神，早已如水库清波，融进这片土地的血脉，成为闻喜、夏县、绛县百姓心中，永不干涸的力量源泉。

苑咀华

宇达青铜赋

黄勋会

铸鼎象物，肇华夏之鸿蒙；雕龙启疆，辟乾坤之浩荡。昔者黄帝采首山之铜，烁文明星火；大禹铸九州之鼎，定天下八荒。承古耀今，宇达立青铜之伟业；熔今铸古，卫公展匠心之宏章。百千亩热土熔铸日月，卅卅载春秋雕琢沧桑。观其气韵：国家基地旌旗卷云，文化母舰破浪启航；三晋老号薪火永续，艺术风规寰宇传扬。

巨构凌云，气吞万方。七十八米《五云》展翼，破吉尼斯之长卷；八百余吨《汗王》立马，矗草原之雄邦。金陵组雕塑《血泪》，获官方之金奖；四十米《九龙浴泉》，开动态之新章。更有《龙盈》摩霄于鹏城，白铜冠世；《马龙》驰骋于北美，华夏名彰。三千尊巨塑布列四海，九万里风雷尽入熔浆。

精微妙造，意蕴悠长。十二生肖栩栩如生，吉祥盈华堂；关公群像凛凛神威，忠义贯昊苍。《地动仪》镇安九域，《火凤凰》舞动帝乡。金鸡奖杯铭影视盛典，冬奥之尊刻冰雪辉煌。复青铜之古器，创时代之新妆。方寸印铭藏今古，万千文创续炎黄。

溯其源，仰领军人之雄略；览其流，凭团队之刚肠。卫恩科卅年坚守，铸“优秀建设者”之精诚；四百章鸿篇巨制，凝《经典案例》之智芒。三晋巧手，雕龙刻凤；河东工匠，点石成璜。七轴机械臂精准落刃，三维扫描仪妙摄灵光。纹饰敷彩独秀寰宇，专利矩阵冠绝群芳。青铜工艺中心，踞创新高地；文化产业宏图，展万千气象。

胸怀四海，广纳巨匠。韩美林《良月》映光辉，吴为山《丰碑》渡重洋；曹春生《松龄》见文骨，何鄂氏《思汗》气轩昂；魏小明《奥林》播圣火，李象群《旗帜》领风尚。

礼誉八方，寰宇共仰。《针灸铜人》播仁爱，《鹰击长空》溯流光；《和梦同圆》聚寰宇，《和平守望》启新航；《行者》无疆越千古，《圣火》不熄燃万邦。噫嘘！岂独技艺成交响，实乃文明立东方！

赞曰：大河之东青铜乡，宇宙气象拓无疆。千钧巨塑擎天起，万种精微韵自长。熔古锻今开新境，越洋跨海展锋芒。匠心雕魂千锤淬，再铸青史万重光！



▲1/6复原张衡地动仪

记者 王捷 摄